

为誰劳动

記苏家屯铁路机务段职工大辯論

魏若燕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8年 沈阳

分

为 誰 劳 动

魏 若 燕 著

☆

辽宁省出版业出版（沈阳市沈河区二段官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87×1092规格·1%印张·23,000字·印数：1—30,000 1958年8月第1版
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3090·110 定价(5)0.11元

开 头 的 話

这篇东西写的是沈阳铁路管理局苏家屯机务段职工“为谁劳动”的大辯論，这是一个搞得比較成功的大辯論。形式生动活潑，职工代表大会、車間小組会、大字报、展覽会密切結合；内容明确，领导因势利导，由实到虛，以虛帶实，步步深入，进展自然，使人一点也不感到突然。由于这个段党組織工作做的好，人們能够暢所欲言，勇于暴露真实思想，拿出来辯論。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：坚持真理不怕錯，心里不服就要說。这就使辯論能够深透，思想問題解决的彻底，因而，生产面貌也大为改觀。

作 者

1958年5月27日

目 录

- 一 由实論起 为啥火車头質量不高
誰是誰非 职工代表会上爭短长…………… 2
- 二 王永芳等 坚持錢能支配着一切
老年工人 大辯为谁辛苦为谁忙…………… 9
- 三 比董存瑞 崔荣海等人理屈詞穷
比旧社会 老年工人講悲痛經歷…………… 24
- 四 知錯認錯 王永芳等人紛紛檢討
以虛帶实 思想生产面貌大改觀…………… 37

一 由实論起 为啥火車头質量不高 誰是誰非 职工代表会上爭短长

反浪費反保守运动进行得正热火朝天。苏家屯机务段已經进入大整大改大辯論阶段。在大鳴大放时期，职工們提出了成千上万条意見，意見最多的要算是機車質量不高的問題。也难怪职工們意見多，看上去挺好的火車头，不是今天这儿坏了，就是明天那儿坏了，怎能不使人生气呢。大整大改了，就得要解决这个問題。从哪儿着手解决呢？这个問題也不是今天才暴露出来的，以前大家也提过，領導上也从生产技术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，但問題並沒有彻底解决，这就是說，解决的还不是問題的根儿。

大整大改大辯論开始后，全段职工在党总支的领导下，积极寻找火車头質量不高的原因，并展开了热烈地辯論。

檢修車間的职工們一致的意見是火車头質量不高，運轉乘务員（火車司机、司爐）要負主要責任。他們認為乘务員們只知道多載快跑，不注意对機車的保养，这是機車質量不高的根本原因。于是就有人提議，要写大字报

給運轉車間送去，讓他們整改。

这个提議得到了大家的贊同，便馬上行动起来。不到一天時間，共写了一百四十六張大字報，包裹好，写上封皮，派了十几名代表，鑼鼓喧天地直送到運轉車間來。運轉車間也派出了代表熱情地迎接了他們，打开大字報一看，原來都是批評乘務員不好好保养機車的事。人人憤憤不平，个个心里不服。

“咱們也給他們写大字報，摆事实，講道理。”有人提議。

“对 对。”一呼百应，乘務員們就紛紛写起大字報來。

不到一天工夫，用各种事实說明機車質量不高，是檢修不好的大字報，一共写了三百五十二張。为了搞清是非，并写了一个战表，要求和檢修車間面对面的辯論。战表上是这样写着：

我們運轉車間全体职工，接到了你們的大字報，除了應該檢查和改进工作的以外，并提出了不同的意見，現已写成大字報三百五十二張送来。我們要和你們开展一場大辯論，挖一挖機車質量为什么不高的原因。我們依着“坚持真理不怕錯，心里不服就要說”的精神，摆事实，講道理，达到互相真誠團結，共同提高。

战表写好，他們也派了代表，敲鑼打鼓地把大字報和战表一起送到檢修車間。

檢修車間职工接到大字報和战表，更急眼了。馬上

• 4 •

召开了会议，商讨对策。有的说：运转车间太不虚心了，我们给他们一百多张大字报，他们还给了我们三百多张，非跟他们好好辩一辩不可。有的说：要挖根就彻底挖，我看机车质量不高不光是一个技术问题。会上你一句我一句，各个磨拳擦掌，群情激昂。最后，大家一致议定，建议段工会召开全段职工代表大会，在大会上进行辩论。

第二天，检修车间又在锣鼓声中，把应战书送到运转车间。应战书上这样写着：

亲爱的运转车间全体职工同志：

昨天接到你们送给我们的战表和大字报后，我们立即开了会，对你们赠送的礼物进行了研究。里边有一些我们表示虚心接受，可是机车质量为什么不高，我们的看法与你们不同。我们已建议段工会召开段职工代表大会，与你们面对面的辩论。

两下里战表互传，职工们情绪激昂，要求开展全段大辩论的呼声，响遍全段。备战工作也在积极进行。

机务段党总支委员会对上述情况进行了研究后，认为全段大辩论的形势已经形成。于是，就决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。工会根据党总支的决定，积极进行了职工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。有的生产小组没有职工代表，都委派了一个人列席大会，为的是能把大会的情况，及时传达到职工中去，职工的意见也及时带到大会上来，好真正形成全段性的大辩论。

全段职工注目的职工代表大会开幕了。党总支部书记报告了全段大整大改大辩论的情况以后，运转车间代表、司机杨殿金站起来发言了。他说：

“检修车间检修机车净胡弄，一一八四号机车修理后不能跑长途。在修理时，汽室涨圈往体轮里安，安不进去就用钹钹，这是违法修理。伐杆键槽两头窜，中间塞不合格也给安上了。这样做机车质量能高吗？……”

杨殿金正说到兴头上，忽的从会场外面闯进来一个大个子。一进来便向大会执行主席请求说：

“面子事，我说两句就走。”

这是检修车间制动组组长梁宝和，他特地从车间跑来，手里拿着两个废爐門鉤和一个鉤螺絲。他把这几个零件高高举起来，向大家说：

“大家看，爐門鉤給磨成什么样子了，这是乘务员在开车时不澆油的結果，能說是检修不好嗎？”

梁宝和的话音刚落，老钳工曾玉章又赶来了。他拿着两个拉坏的吊肖子，接着梁宝和的话尾说：

“今天我有件实物，拿来向大会献礼。看，肖子拉的这样，錫金都給燒化了，这是修理的不好嗎？”

这两炮很有力量，检修车间的职工，各个称快，人人振奋，士气更加高涨。杨殿金把被打断的话讲完以后，检修工人纷纷报名发言，列举很多事实，从各方面说明乘务员只顾多拉快跑，不注意保养，是机车质量不高的主要原

因。

會議正在進行，外面忽然鑼鼓喧天，檢修車間工人們成伙地向大會“獻禮”來了。他們拿來很多實物和大字報，幾乎把會場搞成了個展覽會。這裡有的是機車車輪的大軸瓦，由於乘務員不及時給油，軸瓦鑄金都燒化了；有的是電機綫包給燒壞了；有的是十字頭扁肖，由於乘務員不注意排水，造成水錘事故，把扁肖給別彎了，等等。大字報也密密麻麻地掛滿了會場，內容不外是乘務員不注意保養機車的事實。

運轉車間的工人們也不甘示弱，他們也列舉了很多事實，說明檢修工人簡化修程（計劃修的部件不給修、減去了），修的質量不高，但是因為沒有實物，給人的印象就不是那麼強烈。晚上散會後，運轉車間的代表和列席人員回到車間，把情況告訴了全車間乘務員，大家都感到不平。可是怎麼辦呢？實物都在機車上，又不能把機車開到會場去。人急生智，不知是誰想了一個好主意，用漫畫表現。這一下提醒了大家，會畫兩下子的人，便連夜行動起來了。

大會第二天是星期日，可是有誰能夠安安靜靜地呆在家裡呢。一早，工人們便從四面八方趕了來，把會場圍得風雨不透。檢修工人范文學，過去是很少參加會的，可是今天卻擠在人們的最前面，笑喜喜地和挨在他旁邊的工人說：

“今天禮拜天，我家里還有客人，可這樣的會不聽哪行，我還要在大會上提個意見呢。”

會場上挂滿了運轉車間職工的漫畫。運轉車間工人代表自己充當說明員。司機祁長太指著一副“口舌——七五號機車訴苦”的漫畫說：

“這台機車本來很健康，為了執行規定的定期檢查，就送到檢修車間檢修。經過檢修以後，反倒壞了。一出庫就把第一連杆瓦熔化。因轉向盤增加了一塊鉄，試運回來，入庫時車輪又掉道了。烟室窺視空漏，就用紙墊給墊上了，這不是胡弄是什麼？”

他又指著一副“共十三件”的漫畫說：

“我聽說過有一個醫生給病人動手術，把紗布拉在病人肚子裏的事。真沒想到，我們這裏也有這樣的醫生。本溪一台機車到我們段來修理，檢修車間把十三件修理工具忘在烟室裏了，人家裝了半麻袋給郵回來。這是什麼工作態度，檢修的人大概光顧趕計件了吧？”

“來人了，別打啦”這副漫畫，說明了這樣一個故事：

九三四號機車洗檢時，鞦韆安不進去，檢修工人就用大錘往里打。正打到勁上，徒工告訴師傅說：別打了，驗收員來了。

還有很多漫畫，都是說檢修工人為了趕計件，胡弄、湊付，造成機車質量不高的情形。

當然 檢修工人們也不能閑着，他們除了用嘴說以

外，又收集了不少磨坏拉坏的机车部件，一个劲儿地往大会上送。

第三天，会场情绪开始有些和缓，发言不象以前那样你争我抢了，不少人都感到肚子里的话已经掏空。就在这当儿，司机赵天章放了震动全场的一炮。他拉开了宏亮的嗓门，说道：

“有这么一个事，大家听一听这是什么问题。检修车间修二五三八号机车，应该修理二百四十八个部件，可是他们只修理了一百二十四件，整整减少了一半，他们便报全修了，拿了全部的工资。这叫什么问题呢？这不是偷工减料吗？这是工人阶级应干的事吗？”

这一炮使会场情绪又趋于紧张，检修工人们小声喊喊喳喳起来。不一会儿，检修车间的代表丁春普起来发言。他说：

“五〇三三号机车司机跑大石桥，一去报烧煤一万零二百多公斤，回来只报四百六十公斤。同样的途程，一来一往怎么差这么多，这明明是把回来的都报到一去的上了，司机心理明白，一去不要节煤奖，回来再要。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是不是欺骗行为？”

这样一来，把大辩论引上了第二个高潮：由一般直接质量低的现象，揭到思想问题上去。互相揭发的也更加深入了，很多弄虚作假的行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。不少事情，领导上过去闻所未闻。

第二个高潮过去之后，党总支委员会研究了大会的情况。他们认为，机车质量不高是和领导干部的“三风”“五气”分不开的，因此，应该先从领导上解决。在职工们从各方面揭发领导干部的“三风”“五气”之后，全段十二个主要领导干部都在会上作了检查。段长高仲元检查说：

“机车质量不高我要负主要责任，平常只愿完成任务，很少关心机车质量，也很少到车间去，只是在机车试车时去看看。在给瓦房店机务段检修机车时，质量不高，人家不收，我就靠老面子往外送，这是带头胡弄。……”

党总支书记和工会主席等人也都作了检查。会议开到第七天，群众对领导的意见提的差不多了，对领导干部的检查也基本上满意了。大会便宣告休会，让代表和列席人员回到车间，和工人去开小组会，继续深入挖掘机车质量不高的原因。

二 王永芳等 坚持钱能支配着一切 老年工人 大辩为谁辛苦为谁忙

在车间的小组辩论会上，很多代表都说，属于领导的责任，领导都领去检查了，属于我们的我们也应该领来检查。检修车间有些代表说，机车质量不高，运转车间保养不好有责任，可是人家揭发的都是事实，我们应该检查。

“不同意这种说法。”一个楞头楞脑的年青小伙子放

开嗓子說，“什么揭发的是事实，我看機車質量不高，就是因为領導上压制工級，工級低，定額又紧，掙的錢少，情緒就不高，工作就沒勁兒，質量就不高。要提高質量，就得提高工級，放松定額。……”他叫王永芳，是三級鉚工。

王永芳的叫嚷，博得了一些人的同情，另一些人沒有說話。車間工会把他的意見登在黑板报上。不少青年工人看了都拍手称快，奔走相告。有的說：王永芳提的对，代表我們青年工人的要求。有的說：这回可抱住个大西瓜。还有的說：讓領導快整改吧，工人掙錢多了，情緒飽滿，機車質量管保能提高。他們到处貼大字報，活跃異常。非議的也有，多是一般的反映，沒有交鋒。

檢修車間党支部召开了职工大会，为的是讓大家把意見交叉开来，明瞭起来。

第一个发言的是王永芳。他把嗓門儿提得高高的，把在小组辯論会上的意見重复了一遍，說：

“機車質量不高的根本原因，是領導上压制工級，掙錢少，誰还管什么質量不質量的。要求領導上給提級，长工資。”

“提的好，提的对，我們拥护。”一帮小青年七上八下地在下面喊。

嘈杂的叫嚷，惹恼了坐在机器旁边的老工人張学春，他觉得这些青年人簡直有点不象話了，沒等王永芳坐下，便站起来說：

“你們怎么能够說工級低呢？我干了十多年才是五級，你們一个学徒就掙三十八元六，你們对国家貢獻多大？和旧社会比一比。我在旧社会学了三年徒，成天給师傅师娘做飯、扫地、倒尿盆，挨打挨罵，还吃不飽。誰教給技术，全仗自己在旁边看。你們現在怎么样？吃飽喝足，有专人交給你們技术。……”

張师傅的話还没說完，王永芳就起来反駁說：

“你說的那是旧社会，我們今天是新社会。要往前看，不能往后看。應該比，不能比旧社会，要比幸福生活。”

又是一些小青年一齐跟着叫喊道：

“对，要比幸福生活，不要搬老历史。”

“王永芳說的对，張师傅是假积极，他是五級工匠，說什么都行。”又一个青年工人接着說。

这可激怒了老工人張学春，他大声說：

“我要求領導上降低我的工級，我的工作和你們比比。請問大家，咱們是給国民党干活，还是給自己干活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，还是走資本主义道路？”

会场乱成一团，有的說这个，有的說那个。在檢修車間，贊成王永芳的意見的人竟成了多数。

辯論从具体事轉到思想上以后，車間与車間、这部門与那部門的对立面瓦解了，新的对立面开始形成。新的对立面是以思想观点的不同形成的。

职工代表大会复会后，大会主席团把休会期間职工

辯論的焦點明確了一下，出了一個比前次更進一步的辯論題：是：機車質量不高是不是因為工級低、定額緊、掙錢少造成的？干活究竟為了啥？

王永芳早就鼓足了勁兒。復會以前，一幫小青年就圍着他轉，就他為“司令”，要他在職工代表大會上好好打几炮，打響了就有長工資的希望。王永芳也是這樣想：在福利問題上，職工代表大會有权作出決議，要是象在車間這樣，多數人贊成，十成就有八成。他想着，心花怒放，興奮得象什麼似的。大會一開始，先是一些職工代表，對上述問題談了些一般的認識。王永芳站起來了，人們的眼光馬上集中到他的身上。他笑了笑，開口說：

“職工代表大會是工人參加管理的機構，我要求解決工級低、定額緊、掙錢少的問題。這個問題一解決，我保證能提高機車質量。有錢情緒就高，沒錢說啥也不靈。人都是為錢，錢能支配一切，有了錢什麼都好辦。以前會上有人揭發減化修程的問題，這是什麼問題呢？工人誠心胡弄嗎？說胡弄也行，完不成定額不胡弄怎的，誰沒錢能吃飯？”

王永芳講完，洋洋得意地坐下。有人在暗中給他豎大拇指。緊接着發言的是青年工人崔榮海。他說：

“王永芳的發言，基本上是正確的。誰都有老婆孩兒，誰的老婆孩兒都得吃飯穿衣，沒錢行嗎？完不成定額就得搶計件。誰要不信錢支配一切，現在讓乘務員和大工

匠去学徒，管保就得鬧情緒。”

紧接着，还有几个小伙子发言，內容大致相似，不一一叙述。

老工人丁春普忍不住了，沒等大会执行主席答应，就高声說道：

“机車質量不高是因为工級低、掙錢少嗎？假如現在每个人都給提兩級，机車質量就能提高嗎？我看不能。王永芳，你們淨吵吵定額緊，可檢修車間沒有一個完不成定額的，一般的都超过百分之二、三十，最高还有超过一倍的，这能說是定額緊嗎？我看这是思想問題，思想問題不解决，錢越給多了越糟糕。王永芳他們就是这样，一个月超額十元，他还想超額二十元，一个部件胡弄过去了，还想胡弄十个。反正是錢越多越好，活越少越好。可是国家却吃亏了。这不就是走資本主义道路嗎？”

丁春普一說完，張立功便接过来說：

“要說机車質量不高是工級低、定額緊造成的，我坚决不同意，正象丁春普師傅所說的那樣，这是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。我就知道有超过定額百分之百还多的，这也叫定額緊嗎？說工級低，也沒根据。在座的五級工、六級工，哪个工齡不都是十几年以上。王永芳，你們呢？最多也不过是四、五年吧。四、五年就升到三級工，我看是高了，不是低。看看你們自己干的那份活，不是这有毛病就是那有毛病，凭啥吵吵工級低？我看这純粹是貪心不足，

自私自利。”

“請張立功說，貪心不足，自私自利怎么講？你們說定額不緊那是指普遍的情況，我看鉚工定額就是緊。”王永芳不服氣地說。

沒等張立功回答，張柏春就接過來說：

“我說鉚工定額也不緊。鉚工那廣棟干了三百多小時，就超過十多元錢，這是緊嗎？王永芳，你怎能閉着眼說話？你也是鉚工，從今年一月算起，你哪一個月不拿超額計件？這能說是緊嗎？我同意說這是思想作怪。”

王永芳的氣勢有些收斂了，在鐵的事實面前，他的“定額緊、工級低”的論調站不住腳了，再也找不到任何事實根據來為自己辯護。可是他却並不甘心就此罷休，他說什麼也搞不通人們為什麼不承認錢支配一切。他想，如果他能多掙一些錢，情緒就會高，就可以不再胡弄質量，這不就把質量提高了嗎？

第一天的大會就這樣結束了。散會後，代表和列席人員照舊回到車間去，和小組工人一起座談、酝酿。

王永芳等人回到車間，那幫小青年便跑來問長問短。王永芳把大會情況作了介紹，有的人有些開竅，不想堅持了。不少人卻大不服氣，議論紛紛。有的說：不管怎麼說誰都是為了錢，不給誰錢誰也不干；有的說：有錢腦子就靈活，工作就積極；還有的說：誰不都是這樣：五分鐘的活一分鐘干，一分鐘的活看一看（指胡弄），爭取掙不打捆的